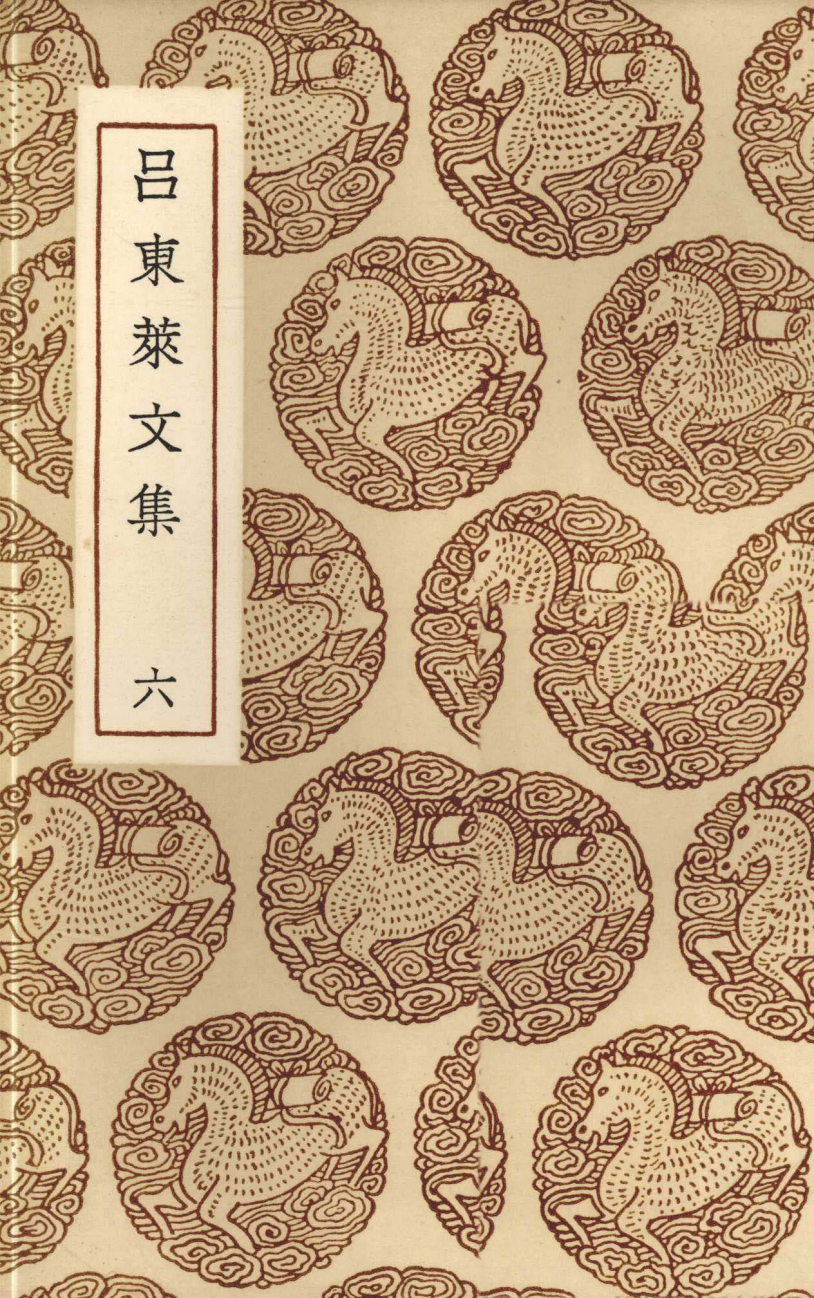


呂東萊文集

六





呂東萊文集

(六)

呂祖謙撰

呂東萊先生文集卷十五

詩說拾遺

詩者人之性情而已。必先得詩人之心。然後玩之易入。

詩三百篇。大要近人情而已。

看詩且須詠諷。此最治心之法。

看詩者。欲懲穿鑿之弊。欲只以平易觀之。若有意要平易。便不平易。

今之言詩者。字爲之訓。句爲之釋。少有全得一篇之意者。

上蔡曰。善乎明道之言詩也。未嘗章解而句釋也。優游吟諷。抑揚舒疾之間。而聽者已煥然心得矣。

詩有六體。逐篇一一求之。有兼得者。有偏得一二者。

興於詩。興發乎此也。

看詩須是以情體之。如看關雎詩。須識得正心。一毫過之。便是私心。如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此樂也。過之。

則爲淫。求之不得。展轉反側。此哀也。過之則爲傷。天生蒸民。有物必有則。自有準則。在人心不可過也。

凡觀詩須先識聖賢所說大條例。如孟子言。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又大序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又。

橫渠言。置心平易。始知詩之類皆是。

前人於詩有舉之者有釋之者舉之者斷章取義釋之者則如大學之淇澳乃正釋詩之法也又詩體寬不可泥著然亦不可只便讀過若只便讀過亦不見其言外之意趣

常人之情以謂今之事皆不如古懷其舊俗而不達於消息盈虛之理此所謂不達於事變者也達於事變則能得時措之宜方可懷其舊俗若唯知舊俗之是懷而不達於事變則是王莽行井田之類也序中此兩語亦有理

葛覃 言告師氏言告言歸歸一事耳再三諄復序謂尊敬師傅蓋得之

卷耳 采采卷耳不盈傾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周行猶道周也方采卷耳之際未盈頃筐忽思賢人更無意采卷耳故且寘之道周後三章說賢人在道路深山窮谷中僕馬疲倦勞苦之態后妃處深宮中豈識此事今乃纖悉曲折若親經歷者蓋思之既深體之既至故不出深宮而自知之云何缺_下

漢廣 漢廣一章已知游女之不可求矣二章三章復思秣其馬秣其駒蓋義理未勝故雖明知其不可求而欲念數起也窈窕之道當寬而不迫譬如治水若驟遏而急絕之則橫流而不可制矣故聖人不禁欲之起而速禮之復_{每章有秣馬秣駒之思是不禁欲之起也終之以不可泳思不可方思是速禮之復也}心一復則欲一衰至于二至于三則人欲都忘而純乎天理矣嗚呼漢廣一詩其窈窕之大用歟

鵲巢 居已成之鵲巢受百兩之厚禮爲夫人者自思苟無純靜均一之德其何以堪之

柏舟 汎彼柏舟亦汎其流如賈誼所謂汎乎如不繫之舟也當此之時使賈誼之徒處之不免有輕舉

遠引放意林泉之意而仁人則不爾也。我心匪鑒，不可以茹。茹，納也。仁人之心，好其所好，惡其所惡，非如鑒之妍醜，皆納，漠然無心也。漠然無心，則異端之槁木死灰者耳。亦有兄弟，不可以據。凡在朝之人，皆可謂之兄弟，言其皆爲習俗所奪，亦不可依據也。然仁人終不肯坐視，故猶往告之，薄淺也。淺言之，且怒，況深言之乎？憂心悄悄，此見仁人之憂也。常人有憂，則荒亂煩惑，仁人處之，但悄悄然。荀子所謂喜則和而理，憂則靜而理是也。日居月諸，胡迭而微，言日往月來，世事轉短促，微小。常人見此，亦皆有憂，但不如仁人憂之在身而近且切也。四方之廣，非不能奮飛而隨我所適也，但仁人不忍棄去爾。綠衣序，言莊姜傷己，深得其意，傷己者，非但悲傷而已，又自反其己之未至。後兩章尤深切。綠絲，乃女所治，則上僭亦己之所致。絺綌，所以來風，則上僭亦德薄之所招。至此蓋無復忿疾其夫與妾之意，但事事皆引咎於己，而自傷不至古人爾。

谷風 此詩大抵極敍婦人之忠厚，深言夫之薄惡也。行道遲遲，中心有遠，不遠伊邇，薄送我畿，婦人自言我被棄逐，戀戀不忍去，所以行道遲遲，中心有遠，遠，不安也，而夫送我，乃不遠而近，送我至于門域，以我之厚，責彼之薄也。誰謂荼苦，至如兄如弟，伊川之說爲善云，荼，至苦也，乃以爲甘，新昏，非禮之正也，反好之如兄弟，涇以渭濁，至不我屑以，既看得涇水濁，愈見得渭水混混然清潔可喜，此所以宴爾新昏，不我屑以也。我有旨蓄，至以我御窮，鄭氏說似未暢，蓋言春夏之菜雖美，到冬月則無菜矣，故必藏其菜以備冬月用，新昏如今雖美，到窮困之時，則背汝矣，何如不逐我，留待窮困時用乎，此尤見其

窮困不忍去之意。凡民有喪，匍匐救之。如鄭氏說，謂凡民有喪禍之事，鄰里亦盡往救之。況我於君子家事之難易乎？是以疏喻親，然意不相屬。當從伊川說。伊川云：周睦其鄰里，鄉黨莫不盡其道。蓋語簡人不易曉。其意蓋謂此章舊婦追述其在夫家時之勤勞，不問淺深，不問有無，皆向前去做。東鄰西舍，有緩急時，不惜頭面去救助。如此辛苦，皆是爲女，乃忍棄我乎？

施丘 狐裘蒙戎，止褻如充耳。我流離顛沛如此，而汝之衣服尊盛如此，何不救我而使之復國乎？叔兮伯兮云者，尊之至，望之切也。

北門 二章三章，此有以見其時世之敗亂，而人各營私自便。才有人肯出來理會公家事，則凡事盡推與之，更不計其多寡。及入自外，又被室人交相摧謫，他人處此，何以堪之。必翻然遠去，而自潔其身。然忠臣之計，卻不出此。只自開解，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耳。退惰之心，至此而不生。吾於北門見忠臣之至。

桑中 桑中之詩，刺奔也。其公室淫亂，男女相奔，所謂云誰之思，期於桑中，要於上宮，送於淇上，想見當時之人，其爲惡期於幽遠，豈欲人知之。然其思其期要處，送處，一一張露洞見。如在目前，皆不得而揜蔽。信乎誠之不可揜也。衛詩三十有九，其淫亂者十有一。陳鄭之風亦然。其可鄙可恥如此，何爲載之於詩耶？蓋聖人之心，與天爲一。雖其詩之辭，似乎淫佚，而其詩之意，則未嘗淫佚。桑中之詩可見也。如易曰：崇高莫大乎富貴，聖人之大寶曰位。聖人未嘗以富貴寶位自嫌，故說時不見有嫌，故自然道得。

安穩若後世之人以是自嫌者宜乎以爲可鄙可恥而不敢言也

載馳 大夫君子無我有尤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許穆夫人欲歸唁衛侯情也大夫尤之者以禮義責之也卒章謂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是大夫之禮義下能奪夫人之情也禮義不能止其何以謂之止乎禮義耶蓋詩人意在言外許穆夫人切於唁衛舉許國之人不能奪其情然而終不敢往此所謂止乎禮義也

觀此詩須見得言外之意許穆夫人於兄弟則仁之至終能以義自克則義之盡也一章言其思想之切夫人居深閨之中雖未嘗驅馳適衛而思衛之切其道路之經歷山川之跋涉馬行之遲速常如在目前許夫人雖爲我適衛其跋涉則勞矣然我不得歸終不能解我此心之憂此章最見其思之切四章蝨治病之物自不病者觀之采蝨若可緩自病者觀之采蝨爲甚急夫人之思衛自無家難者觀之若可緩自有家難者觀之爲甚急夫人舉此以譬之最切大抵平居以義責人不難而能體人之情爲難今許人徒知以義止夫人之行而不思夫人之於兄弟篤厚如此雖女子善懷亦是人各有所見而行之五章言作詩時在四五月之間國破民流徒見麥芄芄然在野與王黍離意同夫人思控告大邦不知誰可因依又不知誰能極力救之大抵邈然不以宗國爲念者固不足論惟許夫人思衛之情如此之切終能自克而不歸所以見其賢

淇澳之詩美武公具美質而又假切磋琢磨之力也釋者謂武公不自足其德非也瞻彼淇澳萋竹猗猗

以況武公之德也。夫竹之猗猗，其枝葉之茂盛，然日未嘗不加長，何則？其生意未嘗絕也。武公之德雖美，然而未嘗不切磋琢磨，則其德之日進，猶竹之日加茂也。使武公之生，一日不加切磋琢磨之力，是猶竹之生意絕於一日，其可哉？譬夫人之身，使血氣一日而不運，則人之生也止於今日。武公之德，一日而不假於規諫，則其德也亦止於此而已耳。是則德之進無止法，非自足其德也。觀其始章，則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則是武公之進德，猶可指其跡而議也。及其次章，則曰：充耳琇瑩，會弁如星，但見其衣服之盛，威儀之美，而進德之迹，蓋已泯然而不可知。非若首章猶見斧鑿痕也。詩人之辭，亦有序矣。非特此也。前二章瑟兮僩兮，至於有匪君子，終不可諉兮，言見其威儀容貌之盛而不忍忘也。至第三章，則變其文而不言，是何也？此武公德之成也。金錫圭璧，質已渾然，至於寬兮綽兮，猗重較兮，善戲謔兮，不爲虐兮，則武公之德爲益至，從容中道，而從心不踰矩矣。武公之德既成，斯民之在其德中，如在春風和氣中，則又非昔日之不可忘也。夫言不可忘，猶可忘也。至於不知其不可忘，則民也。與武公之德俱化矣。故人言不可忘，恩不若任其恩而不自知。人言不敢背德，不若任其德而不自知。然則第三章之意，非終不可諉兮之言可盡也。

氓 自首章至以爾車來，以我賄遷，皆我求合太急，所以後見棄。總角之宴，言笑宴宴，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易合者，必易離。離者，合之反也。小人甘以壞，壞者，甘之反也。如寒暑之相對，無可疑者，樂其甘而不思其壞，此其所以雖自咎而終無及歟。

河廣 河廣一詩。襄公之母。遭桓公見出在衛。後襄公立。其母思其子之切。顧義而不敢歸。故作是詩。天下之事。有不可爲而不爲。此理之常。力可爲而不敢爲。方是顧義。然又有一說。大抵尊卑上下之分。又須是彼此相全。襄公之母。得罪於先君而出也。然蒯聩不能顧義而求進。終至於父子相距。是固子不能全其爲子之道。然亦蒯聩不能全其子也。襄公之母。卻能顧義不歸宋。終使襄公不得罪於名教者。母實全之也。

君子于役 人之思親。亦有兩端。後世見其親之行役不歸。則歸咎於君上。此詩當時雖行役之久。不敢歸咎於君。但言今既不得便歸。苟在彼得無飢渴之患足矣。此詩人忠厚之情。

揚之水 此詩有閔怨兩義。王道盛行之時。如長江大河。渾浩流蕩。蛟龍魚鼈。無不奔走轉運於其間。及王道衰。王澤不行。如不流之水。雖以人揚之。而束薪亦爲之不流。彼已之子。雖指諸侯說。大意謂當時強有力者。皆不爲之使。故勞佚不均。非特怨之。亦所以閔之也。平王戊申。政與晉平公。城杞相類。如晉文公。悼公之時。諸侯服從。以伯中國。安有城戌母家之事。

將仲子 無踰我里。非謂其恐傷害吾兄弟也。不欲明受殺弟之名。而陽拒之也。仲可懷也。感其馨忠而不覺形之於辭氣也。多言可畏。謂未可亟治而必待其惡稔也。深味三章之意。則莊公之心。不待言而見矣。

叔于田 揚氏以毀譽不公釋之。固然也。然尙有未盡處。民之良心。本自不泯。叔段之美好仁武。一時之

僞飾耳。尙能使民之信愛若此。使莊公真有此三者。何患民之不向慕邪。而民乃不從。亦可見其無以致之矣。此所以深可刺。然民之從段。固未害其良心。因莊公之不德。而使斯民誤從其似者。則又可傷耳。

子衿 禮聞來學不聞往教。學者本當自力於學。今見學校廢。便自放慢。而賢者憂傷之意。反甚於學者。悠悠我心者。甚憂其無以度日也。縱我不往教。子猶宜一來。況我未嘗不往乎。一日不見。如三月兮。甚言其無所用心之難也。學者能深味乎此。庶乎其感動矣。

溱洧 溱洧居鄭風之終。蓋男子有厭欲之心。是其風將變處。

還 此詩雖刺田獵之荒。常人但知其荒。而不知其於田獵中自有精神。三章之詩。不見說其荒。但見其洋洋自得之趣。大凡天下事。各有精神。雖賤事亦皆然。自可默識。

十畝之閒 十畝之閒。刺國小而不能居。此舊說也。雖然。國雖小。視人君之處心。何如耳。湯之國也。七十里。爾文王之國百里。爾當時不聞湯文之民。書其國爲小也。湯文國雖狹。其心之處民。則廣矣大矣。魏國褊小。其君之心。亦能廣大而容民乎。想其心焦然不寧。自處既狹。其處民亦狹。而斯民始有不足。大抵詩人作詩。比物極佳。桑者閒閒。桑者泄泄。見國人往來如此之繁。則以其褊小。而民不散。譬之滄海之大。山林之廣。魚鼈鳥獸。不見其多。苟畜之小沼。聚之樊籠。則掉尾相並。鳴號終日。此無他。水少而地狹也。閑閑泄泄。其國之小可知矣。國雖小。處於心者。不可以小也。顏子之在陋巷。郊外之田二畝。豈能

比於魏哉。然而克己復禮，使天下皆歸仁，其氣象以二畝處之而有餘也。詩人之意，又當以是觀之。碩鼠無食我黍，言汝勿重斂，他處甚好，我將去之。將者欲去其實不去，譬之以鼠怨憤極矣，猶且不忍去，所以見忠愛之深也。貫事也，號泣也，誰之永號，言他處無復號泣也。

無衣 晉武公始篡宗國而有之，以枝葉而伐本根，雖能請命，無救於逆，國人美之，而聖人存之，何也。篡人之國，以請命于天子之使，遽從而錫之，是賞篡之道也。且武公非不自有章服，待周之錫，然後安，則當是時，晉雖強大，王命未嘗不重也。而周王自視以爲輕，始從而輕之，周自輕之也。聖人惜周之名器，姑存之以爲戒焉。通鑑首載始命趙、韓、魏爲諸侯，亦得此意。

衡門 陳僖公以國小民寡，處心不大，委靡懦弱，愿而無立志，故詩人作衡門之詩以開導之。自後世而觀，弱則必將振之以強，狹則必將振之以廣。今詩人之誘僖公，不告之以闢土地，朝秦楚之說，而取其近而易曉者言之。蓋僖公所以愿而無立者，正由安於卑小，不敢以廣大自期。若更誘之以廣大之事，是適投其所畏也。況弱之中，自有強之理，不必於弱之外求之。狹之中，自有廣之理，不必於狹之外求之。天下之理，隨處皆足。僖公之國雖小，然其中至理本無欠缺。若能取足於其中，亦自有餘。且九仞之門，固自廣大。校之衡門之小，其出入則一也。使僖公知此理，則衡門之下，亦可以棲遲。大河長江，固可以游泳。然以溯溪之水言之，其游泳亦一也。使僖公知此理，則泌之洋洋，亦可以樂飢。僖公正不必國小自卑也。若後二章，又是詩人反覆誘僖公取足於內，不必向外去求。

蜉蝣 蜉蝣之羽。衣裳楚楚。心之憂矣。於我歸處。蜉蝣朝生暮死。猶且潔其羽翼。譬小人雖潔其衣服。能得幾時。小人正自得。而君子預憂其不可倚。言君此時無所歸。且來我處居。語曰。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此類也。三章同。

狼跋 狼跋其胡。載蹇其尾。說者以狼比周公。非也。言時世艱難。進退皆不可爾。公孫碩膚。赤舄几几。凡人進退不能之時。必須皇惑不寧。而周公方且膚體豐碩。容儀恬然。看此兩句。可見周公氣象。大凡胸中大者。雖處艱難之時。亦不能移其寬大。孟郊詩曰。出門如有礙。誰云天地寬。只是孟郊胸中自窄狹耳。

四牡 四牡。鶉羽。二詩。詩語大率相似。然所以有說與怨之異者。無他焉。其說以上知其勤。故說耳。其怨以下自言其勞。故怨耳。

棠棣 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原隰裒矣。兄弟求矣。朋友於生有所求。則懷之。死則無所求。唯兄弟不然。原隰前後無援之地。當時患難之時。唯兄弟。然後相求。且如人夜出不歸。唯兄弟則求尋之。儻爾籩豆。飲酒之飲。兄弟既具。和樂且孺。雖盤饌畢備。而兄弟不集。畢竟不樂。妻子好合。至和樂且湛。後人釋詩。皆以人和妻子。然後兄弟不和。此後人以私心觀之也。三代盛時。兄弟妻子。孰厚孰薄。宜而室家樂。而妻孥。是究是圖。竄其然乎。大抵爲家之道。兄弟不和。妻孥亦不樂。樂妻孥。和兄弟。固一事也。須子細思之。此理然乎。不然乎。

出車 觀出車之詩。見文王所以爲至德也。紂何人哉。文王何人哉。不言可知矣。然文王事紂。亦與事堯舜禹湯之君之心無異。蓋文王之心。但見紂之爲天子。欲爲臣盡臣道而已。初不見紂之難事也。味其辭曰。自天子所謂我來矣。其見天子之尊嚴如此。其曰。天子命我。城彼朔方。其敬奉天子之威命如此。其曰。王事多難。不遑啓居。王事靡盬。不遑啓處。其憂勤王家切切如此。所謂有事君之小心。非文王而誰耶。此一詩之大意也。

采芑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菑畝。言宣王長養收拾人材。不問新舊而皆登進之也。方叔蒞止。雖人才盛多。又必有元老。

車三千。師干之試。干。扞也。此言出師之意。此言方叔率止。乘其四騏。四騏翼翼。路車有奭。簟茀魚服。鉤膺鞶革。此止說

儀車服之盛。而人瞻仰尊敬。便薄言采芑。止有瓊蔥玕。馱彼飛隼。當征伐。故喻人其飛戾天。亦集爰

止。方叔戾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言其方叔率止。征人伐鼓。陳師鞠旅。顯允方叔。伐鼓淵淵。進振振闐

闐。闐。退聲。蓋爾蠻荆。大邦爲讎。止蠻荆來威。此章方叔宿望如此。又有平獵狝之威。先

庭燎 數問夜如何。其雖是勤。必竟把來做事。被他動了。正如小兒欲看戲。徹夜不睡。大要只要心使事。

不要事使心。宣王未免以事使心者也。

沔水 序以爲規。宣王也。其得詩意。規者。謂言在此而意寓於彼者也。宣王始會諸侯於東都之時。諸侯

皆至。其後有至有不至者。以宣王信讒。故詩人規之。將以微意動之。而使之自悟。沔彼流水。朝宗于海。

喻諸侯之必朝王。猶水之必朝海也。然而或朝或不朝。如隼之載飛。止必有故也。嗟我兄弟。邦人諸友。

莫肯念亂。誰無父母。此諸侯自相謂曰。人情誰不欲安靜。誰不欲保其父母者。何苦不朝王。第二章重復言之。又曰。我思念彼諸侯要來。又不來朝。則失臣職矣。我甚爲之憂。中心常不能釋。此兩章但言諸侯義合朝王。而或不來。是如何。莫是宣王有失德所致。然未敢明言。第三章則云。譬如飛隼。何故至中路而止。莫是緣聞民之訛言後。不敢來。於是又警之曰。我同列諸侯敬之。讒言將興矣。此章始言諸侯之所以不來之意。大率此詩之辭。卻只是諸侯自相警戒。而意則所以規宣王使之自悟。毛鄭謂前二章。諸侯自相責之辭。後章所以責王。歐公謂三章皆諸侯責王之辭。若然。則非規也。乃刺也。詩人之意。使宣王自反曰。諸侯既是人人不是喜亂。人人欲保父母。何故不來。又或未至中路而止。是如何。必是己有失德。所以不敢來耳。且如唐代宗之時。魚朝恩之徒在內。故李光弼輩欲朝京師。而久不敢進。然旣云民之訛言。則是訛言已興。卻又謂恐讒言將興。此又見詩人忠厚之至。蓋恐宣王聞之。遷善之心必沮。故但言汝所聽者未必是。自今當敬之。讒言其將興矣。庶宣王聞之。唯恐讒言之興。遷善愈速耳。此詩人深意也。

白駒 爾公爾侯。逸豫無期。言此賢者之德。本合爲公爲侯。今乃置之閑地。而無用之之期乎。

節南山 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弗問弗仕。弗罔君子。言幽王不自親政。枉教百姓怨嗟。枉得惡名。何如躬親爲治。勿爲小人所欺。當時非無君子。但弗問弗仕。他卻厚評說道無君子。此章最見詩人忠厚不忍歸過於君之意。方茂爾惡。相爾矛矣。一章言大臣私相疾惡。則如矛盾。及其好時。則依舊相驕。或好

或惡。皆是只理會私情。更不以國家爲意。末章言所以作誦。蓋以窮究王致亂之由。又勸幽王當自化其心。不必他求。而萬邦皆在畜養中。自今觀之。幽王之時。世亂如此。小人得志如此。非痛掃除。如何革亂爲治。今家父所以教幽王畜養萬邦者。止在於一轉其心耳。此兩句極有意味。學者所宜詳玩。

正月 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正月是夏之四月。四月有霜。是天道之亂。民之訛言。亦恐之將。是人道之亂。天人俱亂。人皆不憂。我獨京京憂之。哀我小心。瘧憂以瘵。詩人以爲世人皆不憂。而我獨憂之。莫是我心膽小。太過慮乎。詩人見衆人不憂。自疑如此。民今方殆。視天夢夢。然似無分曉。天卽幽王也。旣克有定。靡人弗勝。言天定無人不勝。所以如此。夢夢然無分曉者。蓋天之未定耳。天之未定。卽幽王良心之未定也。有皇上帝。伊誰云憎。天只徧覆包涵。他何嘗憎惡人。言幽王良心。本不害人。有所蔽惑。所以如此。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此言老成人自說。縱使我全是聖人。誰辨得此等閑事。謂天蓋高。不敢不踣。謂地蓋厚。不敢不踏。此一章見詩人與當時人所見不同。當時人以高爲卑。慢易如此。詩人憂心之切。看寬卻狹。如無容身措足處。終踰絕險。曾是不意。言若能如此。終可以踰險。何往不可。奈何幽王曾於此。不以介意。魚在於沼。亦匪克樂。潛雖伏矣。亦孔之炤。若魚在池沼中。自以爲樂。不知己在人圈檻中。雖尋得一縫罅安身。亦不逃人所見。譬如時人生在亂世。不可謂禍不及身。旣生此世。雖身有遠近。位有小大。同此禍患。如何不憂。此所以謂亦匪克樂也。芻矣富人。哀此惇獨。幽王之時。大夫以爲我雖可憂如此。然在我下者。更可憂。我以爲僥倖矣。大抵人處憂患時。退一步思量。則可以

自解。此乃處憂患之大法。

兩無正。舍彼有罪。既伏其辜。若此無罪。淪胥以鋪。言幽王之政無常。如此。曾我警御。慘慘日瘁。小臣尙如此憂。其憂可知。若高力士爲明皇憂是也。

巧言。此詩首言昊天父母。人之疾痛必呼天地父母。僭始既涵。僭未確之。言讒人必掉冷語爲地。君子不容著之。則讒不成。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君子屢盟。亂是用長。多疑少決。讒之所入也。劉向謂持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操不斷之意者。開羣枉之門。是也。匪其止共。敬也。言非能止於共敬。但爲王之病耳。奕奕寢廟。至遇犬獲之。此四者皆難事。人尙能之。況讒言易辨乎。往冉柔木。至心焉數之。柔木以喻讒佞。言讒言之成。君子自植之耳。使聽之如行路之言。何足數哉。彼何人斯。至爾居徒幾何。謂讒人其實無能爲。王所以聽爾者。皆天也。與孟子所謂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同意。

何人斯。暴公不敢入蘇公之門。此固是爲惡者有所慊然。猶勝匿怨而友其人者。此見古人之猶厚。四月。四月維夏。六月徂暑。秋日淒淒。冬日烈烈。大凡世亂亦有好時節。都不見得了。故不言春。止言秋冬。夏而已。滔滔江漢。南國之紀。此論天下之大勢。言今世雖亂。然終歸於治。猶江漢雖滔滔。然終歸於海。盡瘁以仕。寧莫我有。此一轉也。謂世既終常治。我但盡瘁事主。終有顧我者矣。匪鶉匪鳶。至潛逃於淵。夫臣之於君子。之於父。無所逃於天地之間。今既仕矣。何所往哉。山有蕨薇。至維以告哀。草木之微。

尙得其所。我卻如此。雖然不可悔也。此詩之作。獨以告哀而已。

小明 豈不懷歸。畏此罪罟。治世則去就。由君子。亂世則去就。由朝廷。念我獨兮。我事孔庶。平時則小人專其利。亂世則君子任其責。無常安處。言去住不能。只有坐而守死。若就此中討道理。但正直靖共。神自福汝矣。此兩章。勉同類也。

角弓 解解角弓。翩其反矣。此兩句。乃一詩之大旨。角弓之爲物。可攀而來者也。言角弓苟暫無人攀。則翩然而反去矣。九族親之則來。疏之則遠。義亦猶此。

菀柳 天敍有典。君臣本合。自有相親道理。自非大無道之世。猶不忍捨去。惓惓之心。有加無已。如此詩皆惓惓望君之意。庶幾安靖。次章氣象。比前稍薄。末章則厭棄之矣。人君讀此詩。則當自警。人情雖不忍輕棄君。君亦不可全倚靠民。至於大無道。則人情厭棄矣。

靈臺 深味一篇之旨。而想夫文王在靈臺之時。俯仰萬物之動。非無不咸在。泰和之中。如維縱維。鑪之類。是樂之有聲者。攸伏鶴鶴之類。乃樂之無聲者。皆爲天地和氣所動。而不能自己。然此詩之氣象。非胸中廣大。而無所偏累者。未易觀此。

行葦 行葦一篇。見仁之全體。方苞方體。其葉泥泥。其生之意。蓋自然而然。詳緩涵泳。忠厚和藹之氣。見於言外。當此之時。仰觀俯察。莫非吾仁。千百載之下。猶可想見。況身親之乎。肆筵授几。重席緝御。其養老之際。一一和整。如此。使有一分慢易之心。安能若是。凡此皆忠厚之實也。曾孫維主。凡前之所爲。